

亞農題

分二洋售●張一日今

本社出版各報久蒙閱者所愛護現因情海報來稿擁擠又以篇幅有限不克盡量付刊至以爲歉爰於夏歷二月中旬發行小情海將情海中之精彩稿件盡情披露以答愛讀者之雅意別覺社啟



別覺社啓事

敬啓者本社自成立以來迄屆載餘各部組織略具規模茲因各界來函繁雜誠恐因忙致誤特再登報通告嗣後如有對於本社接洽或索章等事者請書明「別覺社啓事」字樣以便查核如蒙惠顧者則請寫「別覺社啓事」字樣以便查核如蒙惠顧者則請寫「別覺社啓事」字樣以便查核

小報界之靈

(山林居士)

報上同文有斐斐生者、諒讀者們也知其人、其人性極奸險、度其平日舉動、毫無文人資格、惟其括皮手段、倒素稱高妙、今歲大世界、開唱華芳以來、斐斐終日置身其間、狂呼亂叫、無所不作、兼之一只漂亮面當、令人作嘔、故此奇恥百出、今且記之于下、以供閱者茶餘、

上月初五晚、十時左右、彼在華芳台畔、狂叫之時、忽來一長大漢子、將他抓至外面、飽以老拳、後經旁人勸阻、始被逃脫、事後委人前去求和、結果罰其茶資拾角、

自大千華芳會開唱以來、時有小報聞人、在該處泡茶聆歌、其中有一二者、與斐斐生稍有相識、見之略為招呼、他即仗此自揚、遂潛於其中、不問誰泡之茶、一味亂喝、初則不介其意、後因終日如此、乃忍無可忍、即下逐客之令、斐斐生受此奇恥、面現赤化、始告別而去矣、

斐斐生曾在本報、作有捧秀寶之文字、署名「護寶客」老斐等、究其內容、醉翁之意也、上月十七、又在秀寶之前、誘以種種非理之言、秀寶乃一敏捷之女郎、豈肯為彼所誘、反以嚴利之言痛斥之、

翌日、彼召集朋輩數人、闖入于江南旅館、朋友等發起徵花、斐斐亦為之垂涎、乃飛箋徵秀寶之局、然秀寶早已恨入骨髓、豈肯應彼之徵乎、故此斐斐惱羞成怒、遂糾集黨、肆行打房間之舉、及至彼處、執料反被毆傷鼻等、一頓毒打、斐斐見勢難敵、祇得抱頭鼠竄而遁矣、

記蔣老五

(曼情)

五日之晚、余因身覺不爽、乃於縣政府辦公畢後、即往報館中請假、藉資休養、詎至九時、心復悶悶如故、乃與友共駕輕車、徑往中央觀劇焉、是晚適開映國產影片蔣老五、中之結構尚佳、而余對於影片、素少研究、姑將鄙見所及、拉雜記之於後、

蔣老五 飾蔣老五者、為胡蝶、悲怨處演來深登堂奧、非有個中經驗者、不能致此、愛情則嫌稍遜一籌、然已不易、憤懣之處、則似過於描摹、酒醉飲茶、第一杯嫌熱不能上口、故對羅炳生曰、你要盡死我嗎？第二杯而立刻飲下、並不嫌熱、余思恐無此理、尤所奇者、則為羅炳生阿炳時、舉手略指、阿炳應手而到、豈老五幼時曾練過工夫耶、

陳阿炳 飾陳阿炳者、已忘其名、動作酷肖如真、而於談諧滑稽處、尤足噴飯、誠為少數之人才也、

羅炳生 飾羅炳生者、鄭振鐸、舉止甚欠描摹、而於情的方面、尤不逮一談、加諸柳眉倒懸、舉動故作、實不敢領教、

蔣子 飾蔣老五之子者、係一幼童、一付悲哀稚孩之氣、描之維真、而於見母一段、天性發現、母子痛哭、則代母拭淚、觀者酸鼻、毋怪余友、措淚不止也、

字幕 字幕為劉豁公所書、簡而易懂、

為「春第家中的罵聲」登轉來

(壽頭)

我性直、不論何事、未肯一加思索和研究、因之吃虧實屬不少、雖屢自誠、然一遇事、完全忘却、若此次我撰「春第家中的罵聲」一稿、披露於上期本報、就患此病、所以我今天特為之登轉來、且於三余君、實覺萬分抱歉、順此唱個「喏」吧、

大凡一個人、斷不可以一見之下、就決其好歹、因為個人有個人的性別、非詳加觀察不可、若春第老大者、實一性沉靜、寡言笑允我、再去拍一張較好的照相、

開心團之大擴充人才

「斐斐生」

滑稽新劇家董別聲先生所創辦的開心團十景歌劇、本來是人才濟濟、今年董先生把內部又大大的擴充了許多人才、現在把新來的人名、和簡單小史介紹閱者、

天祿女士 姓舒、以前曾在先施搭過班子、唱的戲實在了以說一聲的確不錯、

秀英女士 本來是在開心團裏唱的、後來因為先施裏有了四寶場子、故而自行脫離、今年又加進了開心團、

鄭惠君 就是鄭笑矣、以前是唱四寶的、

德小峯 伊去年曾經在新新公司坤明團都搭過班子、以前是在江湖班裏唱兒戲的、所唱的戲、板眼咬字、都十分準確、還有幾位讓我去打聽明白後再來奉告吧

國花

●新清和翠紅老五、前日有陳七贈其熱水袋一只、(一)

●小花園里德里紙帳梅老七、近患咳嗽、連日大服白木耳云、(笑)

●小花園紫瓊老五、素好跳舞、刻鑒於跳舞事業日形墮落、又以客議紛紛、故已中止、專心應徵、不事外務矣、(生)

●小花園碧情老二、每晚事畢、招敘姊妹數人、作竹林之嬉、以為消遣、(阿拉)

凄慘、觀之動容、而該片非唱春時、老五亦嘴動快如念佛、竟連字都無、增加此片、反不能見美、益見其短、甚為不取、望編劇者、有以教之、

小情海出版日期 小情海為本社所發行係直四開聘 朱似英邱梅英二女士為編輯專刊「情」之妙品現聞本月初九日出版云

詠時事

(抱琴生)

杏芬二月到花朝、南國新都建設豪、利被華生謀幸福、萬家歌頌樂逍遙、

●前題

翠芳生日喜將臨、輕舉霞鵬次第歸、願我黃鸝爭共息、且來稱壽樂詩吟、

法三白

補血壯神開胃健脾

每瓶二圓

源泳

廣西路七十三號



辜負落花之有意

(壽頭)

辜負陳子不憤，年少英俊，面貌姣好，雖不是宋玉再世，潘安還魂，然一小小臉之雅號，可以當之無愧，而生性怪癖，喜與異性交，然宜熱情，雖至沸點以上，亦不肯亂之，茲擇其一事告之，可知我言之不謬也。

客歲陳子，獨酌于盆湯弄橋附近，金鳳祥酒肆中，自酌自飲，融融如也，念設有美人，陪坐勸酒，當必買醉以歸，正在想入非非之際，陡見一青蔥年華，婉孌多姿之少艾，由樓而下，至陳子前，忽駐足視之，若欲啓齒然，陳子觀此情形，亦覺奇怪，即停杯反視，二者視綫，已成其平行直綫，至酒後來請添酒，始各驚醒，惟當時二者中心，已早默契，後即進行其第二步手續，開始攀譚，初殊忸怩，旋亦安之，自是每當夕陽而下，華燈初上，陳子必獨酌於酒肆中，俟少艾來，始挽手同行，或至電影之院，或往遊戲之場，鴉鵲鴉，鴉鵲夫，嬌者，莫不羨陳子之好艷福也，少艾為誰，其姓名，令姑姓，芳年二八，曾肄業於某女校，好修飾，擅跳舞，惟性好靜，寡言笑，確有艷若桃李，凜如冰霜之概，是日金姑訪學友，得道陳子，而陳子亦未過，忽覺腹饑，故入酒肆，真所謂「有緣千里來相逢」者也，當時陳子，因有等劃他事，開房間於三馬路東方大旅館中，金姑與學友等，日必數往，而陳子光明居心，曲言磊落不愧為一個「發乎情止乎禮」者，然金姑則否，時以淫語相誘，恨不得立與陳子發生肉體上的愛情，一日傍晚，陳子倦體已極，假臥於床，金姑推扉而入，即呼陳名，陳伴睡不答，當時金姑，其情實難再遏，即趨床前，呼之推之，摸之吻之，直至翻身而睡，欲作非非，當此時也，設為別人，未有不動乎中，而全其美事者也，然陳子則起身下牀，正色詢其何時來此，金姑至此，亦不得不下床也，而其顏，已染赤化，低頭答道來未多時，又謂今日儘來，恐多不便，故不告諸學友，然君可知之耶，言時若不勝其羞澀者，陳子非蠢者，何有不知，然不肯做此失人格事，故作不知，且難以他語，金姑至難再動，亦不復言，惟中心之恨其無情，非筆墨之所能描者也，約坐半句鐘之久，始快快而回，由此觀之，陳子豈不是辜負落花之有意耶。

浪漫女子的剪髮問題

「三老班」

近來上海有一般年輕的女子，頭髮大多剪短了，以我來說，都是被一般不正當的婦女所傳染的，像這般婦女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在外而逛的，不是跳舞場，便是影戲場，遇着了一般血氣方剛的青年子弟，伊們有意裝出一種妖形怪狀的樣子來，使人們去落伊們的圈套，講到伊們的剪髮問題，也從這裏起根的，何以呢？

「唔！假使伊們到了旅館裏去住，到了第二天起來，頭髮定是蓬鬆鬆鬆的，一跑到外面去，使人人家一望而知，伊在旅館裏出來，豈不是很不好看的一件事麼，所以這樣一來，一般年輕的女子，多看那般淫婦的樣兒，假了女學生的名稱，個個提倡剪髮，做出這種不要臉的自由解放來，想他們的心裏，都抱着「淫慾便利」四個字罷了，

梅英曰：三老班你這篇大作，未免欺人太過，吾也是剪髮的一份子，從不知怎麼便利，請你不要信口罵人，免犯衆怒，不知似英姊以為然否。

譚蘋秋之南陽

(海上生)

蘋秋之色藝，余已於「天韻樓」

力，搖板數句，唱來含有無數悲恨，尤以「南陽關殺一個浪裏蚊」之關字，拔得高而圓潤，無聲竭之弊，「恨楊廣」一段倒板，她唱至恨楊廣出口後，即休息半響（並非休息，乃停頓也）然後再接下唱斬忠良，此是大疵，頗不可取，而蘋秋則無此惡習，仍按照規矩，一直唱下，原板、二六、快板、轉板等處，毫不脫板，且一截緊似一截，後「不淚拋」之拋字，學馬連良頗似，綜聆斯劇，可謂絕佳，較之她殊無能過者，誠不愧為華芳之傑，其藝如此，因為譚之，尚望方家勿哂是幸。

極樂報告

昨晨九時許，有三四六號十六路無軌電車，由西向東，路經陳家浜小菜場時，因斯時菜場上市，行人擁擠，以致司機者因慌致誤，將車駛入菜灘，行人躲避不及，致受重傷者頗多，路旁大樹亦被撞折

香國鬧笑記

(續)

(綠玉)

笑聲集彩雲，真姑等，大隊人馬，逐往各處，尋覓新郎，余則竊笑，笑其甘作冲天炮，候若輩與新郎胡鬧時，而余緩徐踱去，與新郎解圍，新郎必善余為余之好名，當諸諸新郎心腦間焉，偶思及斯，不覺樂焉，略就片刻，余亦緩趨新人處，方及門，而喜鬧之聲，已達戶外，余默然笑，余等正狂鬧時也，余掀簾入，眾人觀余，全謂余曰：儂等勸新駕速往外面，迎迎新娘，俾報今繡羅錦幃中恩愛風流之情，又能便於行婚禮，余接口曰：新郎有此二便，何弗遵行，則又能滿眾人要求之情，以余推之，有此三便，誠便宜事也，貞姑插口曰：彼面上似頗不願，心中則慕之更切，新郎聞語，目視其妹，其意似乎弱妹不應乘衆圍鬧之際，而亦加入戰線，與兄為難，姑見兄目，自覺慚愧，閉口不語，時種翠微笑曰：貞姑受其兄之暗號，當即閉口不鬧，豈新郎暗中送其牀頭果乎，（牀頭果者，即喜果之謂也，而俗呼之為牀頭果）彩雲出言曰：非也，潮貞姑與儂，自申至此，未嘗一日離，從未見其兄與貞姑接耳私語，琴姊斯語，殆亦神經過敏所致乎，笑聲洞洞其細，而性過急，余數提及，茲見彩雲，言此不明不白不慚不恥之語，中心早已躍躍欲言，迨乎彩雲語畢，插口曰：儂知新郎目視貞姑之由來焉，春蘭詢曰：既知之，速言之，毋庸搭架子，笑聲經此一激，更不能藏諸寸喉間矣，適言曰：恰在儂等大鬧新人，以賓客故，祇能忍氣耐心，忽貞姑亦加入敵人，大鬧長兄，故目之，意令其不再從儂等胡鬧耳，余急言曰：無此事，貞姑素生嬌貴，今被人譏笑，頗不願示弱，對其兄曰：汝不令儂鬧，儂偏大鬧，今夜當掘壁以對，兄祈注諸，衆人聞語，均相顧大笑，其兄亦祇一笑置之，貞姑則意氣洋洋，不可一世，此亦小女子天真之一道也。

莫道妓女皆無情

(不懂)

姚邑筱英，家有資產，經商瀟灑，且負盛名，惟其生性好遊，每日除公事外，均消磨於遊戲場，若大千天韻園諸遊戲場，時有渠之蹤跡也，去年秋時，在大千共和廳畔，邂逅一妙齡女郎，衣旗袍，踏革履，明眸皓齒，窈窕玲瓏，步行嫋嫋，迎面而來，筱英一見，驚為天人，不覺有動乎中，即尾隨之，後見一半老徐娘，亦隨其後，始悉其為滄字，（賣淫者）之流，即擬舍棄，於心似太不忍，姑從其一行，出大千，過霞飛之路，達鼎吉之里，知其香巢之所在，詢其芳名，知如月梅，年十七，越王臺畔產，因母邢氏不淑，致墮風塵，作此賣笑生涯，言時泣然，筱英亦殊為憐惜不已，從此筱英作護花之客，日必一往，雖狂風大雨，亦不為阻，每當夕陽西下之際，並肩依窗，喃喃情話，有時相偕外出，均疑為一對恩愛夫婦也，顧月梅年雖雖稚，知此生涯，終非永久，早擬值一適當物色，託以終身，今遇筱英，見其年少英俊，且又多情，誓必嫁之，筱英以羅夫有婦，故告其恐難如願以償，然月梅並不以此而遺其志，謂雖以婢禮相待，亦所甘心，因之筱英商於伊母「邢氏」，初不允，後經月梅尋死覓活，始勉允之，惟須再營生涯數月，藉積若干金，以娛晚年，月梅等聞其言之有理，姑從之，不料好事多磨，某夕來一軍官模樣者，自云孫氏，國木其名，與月梅為同鄉，願出若干金，包定月梅，且允其代購衣服首飾，邢氏貪其多金，即允其請，月梅心雖不甘，然懼伊母淫威，與動輒之楚鞭，有不得不從者然，以後且嚴不得與筱英晤面，否則當置死地，從此月梅苦矣，有時電告筱英，私會於隣家，藉訴苦衷，言時必雙淚滴滴，哀不忍觀，幸筱英動慰有加，得止其哀，現聞孫國木有量珠聘去語，設為月梅知之，不知將悲哀至如何地步也。



研究文藝討論學識當讀  
本社出版之  
別覺以爲切  
磋青年學子  
再宜訂閱並  
歡迎文藝評  
論小說時事  
插畫等高尙  
作品

華洋理髮所預定



法租界愛多亞路二十九號

美國芎琳名廠  
法國特射爾敦名廠

化妝品的——化妝品界明星

到已

潤膚水  
四季宜用

是皮膚皺裂凍瘡雀斑及  
黝暗煙容油光的勁敵

每瓶大洋六角  
每打大洋六元

潤髮淋  
必須整容

能使頭髮柔軟隨意梳刷

每打大洋八元

空瓶十二只可換本牌（潤膚水或潤髮淋）一

仙昌燭 八壬香

晉書

本號出品精美，堆描人物花卉獨出心裁，奪巧奇  
目此重老山寶香，東十官包，日美集

粉	濁	白
義和室白濁 粉是中國萬 試萬應的丹 方新老危丹 白濁梅毒根 本驅除認明 農商部註冊 執照定價公 道每料二角 五分總行雲 南路大慶里 口分售處新 開路新街裕 錦美中山戲 院對門瑞大 南京路四馬 路煙錢莊		
振	益	儀
本館專售文具 儀器學校用品 以及國貨原紙 五彩粉筆墨水 油墨顏料足球 等凡學校用品 無不應有盡有 價廉物美諸君 惠顧無任歡迎		
館	器	館
發行所英租 界福州路畫錦 里東首便是		

◀ 虹 口 北 川 路 豐 樂 里 口 ▶

新 開

美 華 公 司

本公司專售糖果餅乾罐頭食品西點麵包中美洋酒四時鮮菓貨真價實承蒙各界光顧無任歡迎

胃 心 爛 肝 氣 痛 腿 爛 脚

脚氣 爛脚 樂無 不愈 散治 肝氣 莫種 不發 加購 靴館  
 年久 難痊 效速 回效 久年 氣痛 藥痛 郵科 上郵 海選  
 濕癢 疔瘡 年成 貼膏 心張 根痛 痛痛 病痛 可五 望可 代售  
 疔瘡 或使 膏百 膏百 膏百 膏百 膏百 膏百 膏百 膏百  
 百樂 藥房 啓

諸君欲足不出戶，而想聽名伶歌劇否？  
今有——**上海唱機公司**——出售價廉物美之  
唱機，古今名伶之唱片，君如試用一次，定能滿足所求之  
慾望也。

近更發明——**唱機保安套**——，可免碰壞及久  
而變色之虞。如有機件損壞，本公司亦能**修理**，出貨  
迅速，約期不悞。唱機樣式，新奇百出，任君選擇，無不  
適意。附郵一分，即奉寄樣式一份。

總發行所——上海芝罘路十五號——**上海唱機公司啓**  
電話——中央二三七——號——